酱菜

梅子涵

子涵夜话

高铁的商务座里只有两个人。我坐在前面，她坐在后面。后来我就听见她轻声打电话了。她是北京人，电话是打给上海一个人的，她说，她中午到上海，她来的时候，有人托她一定要买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的玫瑰牌大头菜，是玫瑰牌大头菜，她让那个人去帮她买，她要带回去。我回头看看她，是个语气和神情里都闪落着漂亮教养的女人。这个时候，在商务座里，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第一食品的大头菜，说我们小时候的酱菜，而我们简直就已经忘记了，餐桌上多少年再没有出现过，根本想不到让它出现，心里有异常的感动，异常的亲近，甚至简直就是异常兴奋，小的时候的酱油店就立刻又在我的对面了，我看着它柜台上的玻璃罩子里，很大的搪瓷碗里，满满的黑的大头菜，还有酱瓜，什锦菜，红腐乳……

餐桌上怎么就再也没有了呢？那真的就是穷人的菜，穷困年月的打发，我们现在算是富裕了？上海算是富裕了？上海人的腔调算是翻天覆地了？

高铁的确是快，商务座也的确安静、舒服，窗外已经是虹桥站明明朗朗、干干净净的月台，我站起了身，拉上行李箱，她也站起来，我对她说："大头菜吃的时候，要切成薄薄的小片，放在小碟子里，浇点麻油，就是你们说的香油，很好吃的！"

她说："啊，我记住了，谢谢你啊！"她一定很意外我的开口说话，有多么长的时间不在飞机和火车上主动与人说话了，在飞机和火车上和陌生人说话，已经成为一件很奇怪很别扭的事，你有很友好很轻松的心情，别人会紧张和怀疑，不明你的"身份"。飞机的邻座，火车的邻座，都是默默无语坐到底的，可是今天我没有让自己默默坐到底，终于在车门打开前开口说要切成片，浇点麻油，因为今天听见了上海大头菜。

我们下了车。大头菜和酱油店就一直在脑子里闪进闪出。第二天，我就去买大头菜了。我出门的时候说："我去买大头菜了！"

我不知道家的附近哪儿有卖酱菜的店，就直接去了淮海路的土特产商店。这是一个好商店，我对它的喜欢是含着绵长的温暖的，就好像对食品一店。它们的区别是食品一店已经面貌完全焕然，而"土特产"依旧是那么土特产。我想，"土特产"会有上海大头菜的。

果然就看见了，大搪瓷碗里，黑的一块一块，一下子就把无比亲切的闪耀给了我，我快活地问："这是上海大头菜吗？是玫瑰牌吗？"

营业员说，是上海的，不是玫瑰牌。我说："帮我称几块！"不是玫瑰牌的也要称。总共五块多钱，不是一毛钱两毛钱了。

出来后，我又去"哈尔滨"买了"拉花"，这也是快要被我们忘记的点心了。我们都是会忘记的人，像个时髦的傻瓜，以为自己生活在"现代"，从衣领到鞋底，从住的房到开的车，什么不是新的？哪怕样子像赤佬，但只要是新的，就是时髦。我们的脚底何处还能踩着从前的泥巴和青苔？

我飞快地就回家了。用干净冷水把大头菜洗了洗，切成小片，放在小碟子了，浇了一点麻油，烧了一碗泡饭，好吃啊，大头菜！虽然不是玫瑰牌，但是好吃，忘记的味道，原来这么好！

这样的小感觉、小味道，对我们这种所谓忙碌得很豪华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快乐和满足呢？我们的满足不是总在别处吗？快乐总在前方吗？老餐桌，老房子，老马路，老酱油店被清除得快精精光光了，可是还在说自己特别有文化，而且还说要传承，我们都继续在嘴巴上、论文里传承吧，专家越来越多，老味道越来越少，那么最后就专门传承"没有味道"了。到那时，哲学就真正是无中生有的深刻了。

吃完泡饭，我泡了一壶红茶，把"哈尔滨"的"拉花"放在盘子里，小碟子里的大头菜也在桌上，吃吃这个和那个，突然知道，这两种颜色和味道，原来是可以在同一个台面，同一个档次，同一个情调里的。我的外祖母，我的父母，他们以前都想不到。于是我自以为是地想，不久又要去法国，我要带几块上海大头菜过去，让法国人尝尝这黑味道，他们只知道宫保鸡丁，我要让他们也知道些中国别的，从前，他们的那位伟大的伏尔泰，是非常懂中国的，他对中国的赞美简直就是盛赞。

过几天我要去食品一店，看看他们的大头菜是不是玫瑰牌的，再买几块。

于是，我现在要说的大头菜的故事就讲完了。

清明，去看父亲

王忠范

父亲57岁那年，突患不治之症，住进了沈阳第五医院。最后的日子里，父亲把我们这些儿女叫到跟前，他竟然离开病床站立起来，脸上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缕微笑。父亲这最后的站立留给我们多少生命的怀想，大家顿时泪流满面。父亲的目光掠过我们每个人的脸庞，轻声说："我走后，你们把我送到北大荒乡间老家西山上的坟地里，让我陪陪你们的祖父祖母。"父亲去世后，我们千里迢迢把他送到老家的西山上，让他安静地长眠在山花野草之中。

而今又是清明，我便携了儿孙来看父亲。在北方，这确是个生机勃发的好季节，但我无心赏观，眼前总是出现父亲的身影，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。

读小学时就喜欢玩篮球，特想看体育馆里的篮球赛，可没钱买门票那只能是个梦了。那天中午，父亲从工厂的食堂里买了4个我最爱吃的萝卜馅包子送回家来，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着，他笑眯眯的。看我吃完了，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门票夹在手指间，在我眼前一晃："臭小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"我一瞧是体育馆篮球赛的门票，乐得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，他用长满胡茬子的下巴蹭着我的脸。晚上，父亲骑上自行车驮着我直奔辽宁体育馆，足足蹬了一个小时。我拿票进门了，他坐在自行车旁的石阶上等我，掏出烟抽了起来。那是一场辽宁省队与吉林省队的篮球对抗赛，打得激烈、精彩，看得也过瘾，我把小巴掌都拍麻了。比赛结束，我走出体育馆，见父亲坐在那里睡着了，他太累了。当我喊叫爸爸时，眼泪嘀嘀嗒嗒直往外涌。

因为家庭生活实在困难，父亲只好同意祖父把我带到北大荒的叔叔家。父亲把祖父和我送到沈阳南站时，突然改变主意不想让我离开沈阳。他一把把我搂进怀里，刚强的汉子却在众人面前哭出了声音，我知道他是舍不得呀。我还是跟着祖父走了，但父亲日日夜夜都在思念，还病了一场。妹妹给我写信说父亲很想你，几乎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句话都是"我又梦见大儿子了"。父亲想我想得受不了啦，便请假来叔叔家看我。他坐了一夜火车到达齐齐哈尔，又换乘汽车中午时分来到那吉县城。县城与叔叔家相距30公里，可下午没有班车了。父亲就背起包裹，独自步行，翻山越岭地赶路，到叔叔家时已经掌灯了。这夜父亲挨着我睡的，他不时给我掖掖被角，悄悄地抚摸我的脑袋，还轻拍几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站在院外目送我上学，我一次一次地回首，让他满意地点头、挥手。行走在父亲深情的目光里，是那样的温暖和快乐。

多少春秋过去，我在北大荒成家立业，还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。那年，我和妻子带着儿女回沈阳过春节，乐得父亲都合不拢嘴了。他给孙女辛昕买三轮儿童自行车，给孙子南楠买漂亮的玩具枪，总是甜滋滋地喊叫大孙女、大孙子。吃团圆饭时，父亲单独跟我频频碰杯，分外激动。我们兄妹6人，只有我这个老大没在父母身边，父亲就觉得我没享受到更多的父爱和母爱，有些亏待了我。父亲撸下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，郑重地送给我，还让我当场戴上。那年月上海牌手表是贵重的，而且是父亲的心爱之物，让我不知说些什么。

来到祖坟墓地，我们先是除宿草、添新土、压坟头纸，接着摆供品、点香火、烧纸钱、放炮竹。然后，恭敬跪祭，默默然，虔诚地与远去的灵魂沟通。父亲的生命走了，期望还在。不管岁月的风雨怎样冲洗，但父亲的目光并没锈蚀，仍在殷殷嘱望，护佑儿孙。墓草摇动，也许父亲知道我们清明来看他，便轻轻地欠个身吧。父亲，还记得回家的路吗？

错过木棉

（马来西亚）朵拉

"到香港没有购物的不是女人。"听说我刚自香港回来的朋友这样下结论。"香港人称购物天堂呀！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！"

其实，错过的还有长在维园被港人称"闹市中清泉"的两棵木棉花。爱花的人与花错身而过，过后懊恼沮丧，已经来不及，当时不加注意，过去再也回不来。正是在机场快线上，从玻璃窗口眺望，无意中遇见红棉花。问起，香港人肯定地点头确认，是的，是木棉没错。

第一次和木棉花见面，不在公园，不在植物园，也不在街边路旁，殷红灿亮的它是在纸上。

宣纸上的水墨画，左侧为挺拔刚劲大树干，团团簇簇的红花围着雄伟的枝干，燃得画面上布满灼灼光华。观画的人因此看见了下一个春天的希望。画家在红棉花的画中题下词句"浓须大面好英雄，壮气高冠何落落"，好奇心起，四处查阅，方知是清代陈恭尹仿乐府旧题《木棉花歌》而作的乐府诗。在诗人笔下艳冠群芳的木棉花，既有勃勃英气，又磊落不凡，很多诗人描述此花的姿色时，皆为靓丽的鲜红而倾倒。宋朝刘克庄说"几树半天红似染，居人云是木棉花"，清朝屈大均则言"十丈珊瑚是木棉，花开红比朝霞鲜"，句句都是令人陶醉的酡红。歌颂红棉为英雄的不只是古诗人，年轻时着迷的香港歌星罗文，虽然已故，他的歌声尚在耳边响起"红棉盛放，……英雄树，力争向上，志气谁能挡？"硕大的花朵，执意张扬，繁嚣地盛放，缤纷的光彩，未曾有开到荼蘼时的萎顿容颜，当它掉下来时，仍是完整一朵花，哒地一声落在地上，不破不损。无论盛开或凋零，它照样红彤彤沉甸甸，豪迈豁达的磅礴气势丝毫不减，没有辱没了它"英雄花"的别名。

机场快线停下，赤鱲角到了，惆怅地下了列车，缓步朝登机门口寻去。怀着对木棉花的憧憬，心里充满期待，是真的想要再见，而不是道别。

下回再到香港，是为了想看一朵花。

竹里梅花淡泊香，春风夜月无踪迹，映空流水断人肠；化鹤谁教返故乡。

书法 陈小松

肮脏与干净

晴川

回家。

远远看到父亲在田地里荷锄整墒。久久注视他如弓的身影。眼含泪水。多么渺小多么卑微的老头子！82岁了！一辈子在肮脏的泥土里劳作，干干净净地活一辈子。

遐迩集

齐铁偕

【春柳】

新枝别态露光融，
黄鸟好音淑气冲。
一夜春风吹作柳，
江南江北画图中。

【归里】

归里莫嗟两鬓华，
了无羁绊醉为家。
柴扉风启自迎客，
深院夜长笑语哗。

【姑苏怀蒋伟】①

重来故地意如何？
怅触前尘忆旧游。
淡淡暮烟生远水，
一城风絮起轻愁。

①蒋伟：著名旅美画家，去岁英年早逝。

【风雨客栈】

近窗隐觉哭啼声，
苦旅无眠辨晦明。
长夜一灯尚未息，
蒙蒙细雨向谁明？

【富春江眺严子陵钓鱼台】

桃汛夜来积翠陂，
钓竿垂出路旁枝。
一蓑风露一壶酒，
半笠云烟半篓诗。

【春晓】

春分时节绿泥霑，
笑数庭前几竹添。
才将新藤扶上架，
风吹宿雨滴斜檐。

2014年春节青联聚会

万学远

2014年2月4日的下午，有二十多位老青联委员聚会。地点放在番禺路135号，上海邬达克文化创意园，也就是著名的匈牙利籍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的纪念馆。

前几次聚会是第二工业大学徐佩莉组织的，这次聚会是王生洪和杨德林主持。我问杨德林，为什么选这里聚会？他说是王作欣推荐的。王作欣是上海著名歌唱家，20岁就在"美丽的海伦"歌剧里演主角海伦，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兼音乐戏剧系主任。王作欣讲，她在这里举办过几场音乐会,因楼梯窄，钢琴搬不上来，就用古琴伴奏，效果很好，她就喜欢这里了。她很动情地说："我十年前回到上海，是青联的朋友关心我，王生洪校长安排我到复旦教书，后来进了音乐学院，创办音乐戏剧系。""我忘不了，我刚进青联时，才20岁，每次活动我都躲在后面，是万学远主席把我介绍给大家；我到美国去学习时，万学远和他爱人李绪桂到我家里来送我。我到美国后，身上只有80美元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，我读完了博士学位，是青联的朋友在支持和鼓励我。"在大家一再邀请下，她唱了一首外国歌曲和一首中国歌曲。

陈燮君和他爱人顾建明也来了。陈燮君很热心青联活动。陈燮君用琵琶弹奏了两曲。大家都夸他多才多艺。我说："燮君当年是社科院的青联委员，三十年来涉猎文物、考古、文艺很多方面，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。"

张健现在是上海联通老总，他爱人是女高音歌唱家，他们两人合唱了一首《深深的海洋》。

上海市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道书明和我谈得最多的是公共外交。

刘嘉音是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书记，她对青联工作十分热心，经常参加青联活动。

难得见到的关栋天也来了。他和言兴朋是当年青联里两名京剧界的拔尖人才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演京剧而去搞话剧？他笑而不答。他的嗓音在京剧界出名的亮，他兴趣广泛，现在又投身话剧。不过，京剧舞台上很少见到他，我真为他可惜。

来的还有上海团市委副书记兼青联副主席的二范：负责上海迪士尼项目的申迪公司董事长范希平；原上航总经理范鸿喜。范希平已有多年不见，当年的英俊青年，已年过半百。范鸿喜的女儿年初一生了一个男孩，是第二胎，姐弟俩，范鸿喜笑得合不上嘴。

新民晚报的严建平是青联里有名的笔杆子。"三句不离本行"，他问我，最近写了什么文章？我说，三月份是汪道涵同志诞生一百周年，我写了两篇纪念文章。

最活跃的是上海沪剧传人马莉莉，她是丁是娥的弟子，她签名送我们一本书《灯总是亮着》。当年文艺界还有很多青联委员：画家陈逸飞、芭蕾舞男主角凌桂明、电影演员朱曼芳、歌唱家杨玉蓉都是她的好朋友。

医务界来了两位专家：一个是刘豫阳，她是著名的儿科医生，青联的朋友都知道，她是《战上海》电影中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刘义之女；另一个是上海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同志。

上海剪纸传人奚小琴，专门剪了十二生肖，送给大家。她和中福会的许德馨、民族界的米慧珠是好几届的青联委员。

这次活动，参观了邬达克纪念馆，看到了上海对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重视，使我想到，上海对文物的保护，源于当年汪道涵同志的高度重视和突出的贡献。

十日谈

我与青联

在那里，绝无政府机关的等级森严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。